

哈維爾與我的捷克記憶

鄭得興

哈維爾是誰？捷克前異議份子與前總統。他做為異議份子的時間比當總統的時間要長很多，捷克是在1989年底絲絨革命，也就是民主化、把共產政權趕下台，哈維爾是在1990年當上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的總統，1993年捷克與斯洛伐克絲絨分裂，哈維爾又當上捷克總統，捷克總統一任5年，前後當了12年總統，跟我們李登輝總統差不多久。做為反共異議份子的哈維爾大概是在布拉格之春運動（1968年）前開始的，1977年帶頭推動七七憲章，此後他的國際名聲越來越旺，儘管共產黨關他幾次，礙於國際壓力，也不能消滅他。前不久他過世了，全世界的人都在懷念他，他才死沒多久，北韓金正日剛好也走了，全世界的人都在比較他們。因有比較的亮點——民主VS.獨裁，所以哈維爾與金正日為人們在2011年歲末冬雪裡平添許多傳奇來緬懷。我們的電視台幾乎24小時轉播金正日的身後事，哈維爾在金正日死訊一公佈後就在台灣匿跡了。反正捷克離台灣那麼遠，哈維爾是誰又不重要，而金正日死後讓我們見識到了北韓是這麼奇怪又有興趣的國家，北韓人民那麼激動相對於捷克人民的冷靜，台灣的新聞賣點當然要獵奇。

我又是誰？跟哈維爾又有什麼關係？我是在捷克布拉格蹲了七年的前台灣留學生，跟哈維爾一點關係都沒有，我沒跟他正面寒暄過，沒跟他握過手，甚至連現場看過他都沒有。算不算是他的粉絲，我也不太清楚。不過，他死了我很有感覺。剛開始我很難過，可是我後來又像捷克人那

樣理性與冷靜，透過網路畫面看到很多人排隊去看他，天很冷，人們穿得很厚，大家的表情是沉痛的，我看了內心也沉重。不過，網路畫面一關掉，我又好像沒事了。其實，不是沒事，是根本感覺不到哈維爾已經走了！

哈維爾是誰？我在2002年9月抵達布拉格前，說實話，我不知道他是誰。2002年底他搞了一個很大的國際會議——北約高峰會議，這是北約第一次在前共產國家開會，開會地點在我語言學校上方的國際會議廳，有22個國家領袖齊聚布拉格，捷克國防能力不足，暫時將領空交給美國處理。事情好像弄得很大，我們學校於是休四天假，叫我們別到學校附近溜達，擔心有示威遊行會傷到我們，我於是跟同學跑去德國玩了四天。哈維爾同年底總統到任退職，這次高峰會議是北約做了個很大面子給哈維爾。捷克二個國會開始聯合選舉下屆總統，但問題是捷克人民很不習慣，也不能接受哈維爾不是捷克的頭頭，畢竟民主化之後他一直都是總統。不過他不能再做總統了，這也是民主化的必要。不久，國會在城堡面向舊城的方向，架設了一個高臺，上面放置了一顆愛心，用意是向哈維爾致敬，因為他給人家簽名時都會畫一顆愛心。有天這個用小燈泡架構的愛心被KUSO，愛心的一半燈泡不亮了，頓時好像是一個問號（？）。這是捷克人的幽默，他們向國會質疑為何要這樣做？這樣公然拍馬屁很噁心！

哈維爾是誰？那半顆愛心也是我的疑問，2003年初的我還不是很知道他是誰，或者應該說

他的真實價值我還沒冷靜地感受及評估出來，因為他下台了，我以為從此看不到他做為一個總統的人前風光，所以他可能成為一個過氣的政治人物吧。不是總統的哈維爾逐漸走進我的視野成為我捷克知識的重要組成，其實更重要的是，他這個人好像隨時在我們身邊，雖然他偶爾也會站出來抗議古巴、支持西藏或者說說政局，但讓人感覺最深刻的是他隨時好像就坐在你旁邊那桌喝咖啡、在你後面那一排看戲聽音樂或者就跟你前後走在舊城廣場上。他像是一個大家的老朋友經常出來閒聊，聊他的下一部戲劇作品、評論一下他太太在他戲劇中的角色或者你想聊什麼，他就跟你聊什麼。他好像是捷克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一定會經常看到他，但他一直就在那裡！

從總統退下來的哈維爾是這麼平民化與日常生活化，我根本就不把他當什麼偉人一定要去找他握手、拍照或攀什麼五四三的交情，這樣講好像我這個「小」留學生有點臭屁，其實好像也不是。我有買他的新書看，我有進電影院看他的紀錄片，他在「2000論壇」中支持台灣的行動讓我很感動，他來過台灣訪問摔了一跤，坐在輪椅與我們總統夫人吳淑珍對話。他跟作家貝嶺講過他可以訪問中國，不過前提是他也要訪問台灣與西藏。我聽過駐捷克台北代表處新聞局的廖大哥說過，哈維爾總統曾邀請他們到總統府參加宴會，他看到哈維爾窩在角落抽菸，我覺得他很可愛。我前不久聽前駐捷克的謝新平大使說他要離任前，哈維爾誠意地請他到總統府敘舊話別，我覺得他很夠義氣。我在電影院看哈維爾的紀錄片，他有菸癮，身體不好，只剩三分之一的肺，有次身體不舒服進了醫院，他邊聽著主治醫生向他解說等下的手術過程，邊抽著最後一根菸。講完了，彼此舉起紅酒杯，預祝手術順利！我看到的是2003年以後不當總統的哈維爾，他出現的場合不是在總統府、國會、

國際會議廳或元首應該出現的地方，他講的話題是他退休後要到西班牙海邊繼續寫作的計畫。每一次他住院，全國人民都很緊張，這會是當天的重要新聞，大家為他祈禱，他身體每況愈下了，大家都不願相信有一天會失去哈維爾。

捷克在19世紀的民族復興運動中建構許多波西米亞的史詩人物，胡斯的宗教改革及受難是捷克人的歷史創傷，因此胡斯的「真理勝利」成為往後承擔歷史轉折任務的捷克人所必須堅持的使命，17世紀的考門斯基、20世紀的馬沙里克及哈維爾，他們都已經成為時代的紀念碑，哈維爾的歷史定位在他生前幾乎已有定論。不過像聖人般的哈維爾並不是大家的集體記憶，大家的哈維爾是「他走了、卻感覺不到他真的走了」，因為從布拉格之春前，哈維爾就伴隨著大家一路走到今天，捷克在1999年加入了北約、2004年加入了歐盟、2007年當了歐盟輪值主席，如今捷克的民主很穩固了，人民生活也比以前好，一切都OK了，人們滿意了，哈維爾放心了，或許也可以放心走了。大家雖然仍不捨，但終究會有這麼一天，哈維爾是捷克的公共財，更是捷克歷史一脈相傳的真理精神。

哈維爾對於我來說——或者說哈維爾出現在我的第一類接觸中——首先，他不是異議份子（1989年前），也不是國家元首（1990-2002），而是一個很親切的平民（2003-2011）與捷克精神（2012--）。因此，哈維爾停留在我腦海裡的形象仍是那個當年穿藍色仿牛仔褲，面對著群眾看著稿子，腳不停發抖地在發表演說的那樣子（1989年絲絨革命時）。我還記得哈維爾不會發捷克語的捲舌音（r）——我捷克語老師說的，是他安慰我們這些外國學生，這個音不會發也沒關係，因為連他們的總統哈維爾也不會。於是哈維爾害我捷克語學不好囉！

藍主編說要寫一篇有關哈維爾的文章來紀念他，我覺得很有意義，但似乎也輪不到我寫，想知

道哈維爾是誰的，台灣的書局有賣他的書或有關他的書，或是google一下，就有很多參考資料。我跟哈維爾也非親非故，也沒親眼見過面、握過手，說上Dobry den.（日安／您好），所以也不需要找一堆參考書來引經據典，說明他多偉大，這樣感覺有點矯情。但是我想說的，我聽到哈維爾走了，我還是很激動的，因為他也是我記憶的一部分。他是我在布拉格的時候，我的捷克語老師（Pani Hirslova）給我上課的題材，也是她時常跟我聊天的話題，她跟我分享哈維爾及他們的時代，我都聽進去了，因為跟我們台灣的過去很像，我也很懷念

我的捷克語老師。我這篇文章寫得很白很直接，沒有太多用字遣詞的修飾，可能還有錯字吧。哈維爾是捷克人的記憶，也是我的捷克記憶，我相信他是偉大的，但我寫不出偉大的文章來紀念他。不過假如要我寫金正日的話，恐怕就要「認真」寫一下，他的偉大需要人民「歌功頌德」，我得好好找一些佐證資料來嚴肅寫作。最後的最後，再來回答一下哈維爾是誰？他是最可愛的捷克人！

（本文作者為東吳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捷克查理大學社會博士，2002-2009生活於捷克）

本會舉辦春季文化參訪活動

往年本會多在年底舉前辦餐敘等活動，藉以聯繫情誼並表達對各界協助本會的感謝之意。本年度在時間與趣味的考量之下，改以文化參訪的方式進行。

2月10日一早，大夥搭乘一部遊覽車自中正文化中心戲劇院旁出發，經由蔣渭水高速公路，一路往宜蘭的方向前進。

出發前，台北天氣陰冷並且細雨霏霏，然而當座車駛至坪林附近時，映在眼前的卻是山巒起伏、雲霧飄渺、青山白雲，狀如潑墨，恰似一幅國畫。更令人興奮的是過了雪山隧道之後，迎面而來的已經不是陰鬱之氣，而是一道道明亮的曙光。

此次文化之旅主要有兩個參訪的對象：一是蘭陽博物館，一是傳統藝術中心。

蘭陽博物館是一座地方性的博物館，以介紹蘭陽文化為主題。據說它的精神是「人和自然的和諧共生」、「人與自然的聯想」。由於博物館的建築新穎，別具一格，因此吸引了不少人慕名而來。

在參觀完博物館之後，一夥人便轉往傳統藝術中心餐館午餐。接著的便是聽取簡報及參觀活動。

簡報中，傳藝中心黃主任秘書不時提到本會郭董事長〈時任文建會主任委員〉對當時興建傳藝中心的擘劃與貢獻。郭董事長在致謝時也對傳藝中心在推動及維護傳統藝術所作的努力及成果表示欣慰與讚許。

自由活動的時間，有人採購、有人趁機悠閒地喝個咖啡，享受一下冬日午後的陽光。

回到台北已經接近傍晚六時，可是，大夥的心情仍在躍動，期望郭董事長不久之後能再繼續舉辦類似的活動。

